

中国人,你为什么生气

龙应台

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,有人微笑着说:“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,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?”

我觉得恶心,觉得愤怒。但我生气的对象不是这位人士,而是台湾 1800 万的懦弱自私的中国人。

我所不能了解的是:中国人,你为什么生气?

包德甫的“苦海余生”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: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子撞伤了,一脸的血。过路的人很多,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子,或谴责肇事的人。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,曾经很肯定的对朋友说:不可能!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,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!

回来一年了,我瞪大眼睛,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,根本就是每天都在发生,随处可见的生活常态。在台湾,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,而是“坏人”,因为中国人怕事,自私,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,他宁可闭着眼假寐。

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,在那儿烧火洗锅,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,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。半夜里,吃客喝酒猜拳作乐,吵的鸡犬不宁。

你为什么生气?你为什么不跟他说“滚蛋”!

哎呀!不敢呀!这些摊贩都是流氓,会动刀子的。

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?

警察跟摊贩相熟,报了也没有用;到时候曝了光,那才真招祸上门了。

所以呢!所以忍呀!反正中国人讲忍耐!你耸耸肩,摇摇头!

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,人是有权生气的。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,很愤

怒地对摊贩说：“请你滚蛋！”他们不走，就请警察来。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，那更严重。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，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。可是你为什么都不做；畏缩地把门窗关起来，耸耸肩，摇摇头！

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。去钓鱼。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把整笼整笼的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；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道河底。河水一涨，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。

爱河的人，你为什么生气？

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：“你敢丢，我就把你也丢进去？”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（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）。想着今晚的鱼汤，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。你为什么不去丢掉鱼竿，站起来，告诉他，你很生气？

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，最后停在右转线上，却没有右转的意思。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，造成大阻塞，你坐在方向盘前，叹口气，觉得无奈。

你为什么生气？

哦！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！报上说，司机都带着扁钻的。

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。问题在于你们这 20 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推开车门，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。你们很愤怒！

经过郊区，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。走进海滩，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的流进海里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。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，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。我们的下一代——眼睛明亮。嗓音稚嫩，脸颊透红的下一代，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，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……

你又为什么生气呢？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背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，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？

西方人来台湾观光，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：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，最好也少上餐厅；饮料最好喝瓶装的，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，他们的饮料不保险……

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。但是名誉还是其次。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，我们下一代的健康。一百位交大学生中毒——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？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？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，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。现在却又“占着茅坑不拉屎”的卫生署，为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有做几桩事的组织。

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？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？你以为你是好人，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，你退让，你忍耐，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的象个大破烂杂院。所

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,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;就是因为你不说话,不骂人不表示意见。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,喝着,呼吸着化学毒品。

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!你忘了。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,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,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,孩子生下来是瞎的,黑的。

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,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;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,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,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的,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。你今天不生气,不站出来的话,明天你还有我、还有你我的下一代。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、受害人!如果你有种、有良心。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、告诉卫生署、告诉环保局:你受够了,你很生气!

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! ! ! !